

編號：123

歸去來辭 並序

陶潛

余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。幼稚盈室，餽無儲粟¹，生生所資²，未見其術³。親故多勸余為長吏⁴，脫然有懷⁵，求之靡途⁶。會有四方之事⁷，諸侯以惠愛為德⁸，家叔以余貧苦⁹，遂見用於小邑。于時風波未靜¹⁰，心憚遠役¹¹，彭澤去家百里¹²，公田之利，足以為酒¹³，故便求之。及少日¹⁴，眷然有歸歟之情¹⁵。何則？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¹⁶。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¹⁷。嘗從人事¹⁸，皆口腹自役¹⁹。於是悵然慷慨，深媿平生之志。猶望一稔²⁰，當斂裳宵逝²¹。尋²²程氏妹喪于武昌，情在駿奔²³，自免去職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。因事順心，命篇曰《歸去來兮》。乙巳歲十一月也²⁴。

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²⁵？既自以心為形役²⁶，奚惆悵而獨悲！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²⁷；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²⁸。舟遙遙以輕颺²⁹，風飄飄而吹衣。問征夫以前路。恨晨光之熹微³⁰。

乃瞻衡宇³¹，載欣載奔³²。僮僕歡迎，稚子候門。三逕就荒³³，松菊猶存。攜幼入室，有酒盈罇。引壺觴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顏³⁴。倚南窗以寄傲，審容膝之易安³⁵。園日涉以成趣³⁶，門雖設而常關。策扶老以流憩，時矯首而遐觀³⁷。雲無心以出岫³⁸，鳥倦飛而知還。景翳翳以將入，撫孤松而盤桓³⁹。

歸去來兮，請息交以絕遊⁴⁰。世與我而相違，復駕言兮焉求⁴¹？悅親戚之情話，樂琴書以消憂⁴²。農人告余以春及，將有事於西疇⁴³。或命巾車，或棹孤舟⁴⁴。既窈窕以尋壑，亦崎嶇而經丘⁴⁵。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涓涓而始流。善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⁴⁶。

已矣乎，寓形宇內復幾時，曷不委心任去留⁴⁷？胡為乎遑遑欲何之⁴⁸？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⁴⁹。懷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⁵⁰。登東臯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⁵¹。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⁵²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陶潛（公元 365 – 427），又名淵明，字元亮，自號五柳先生，潯陽柴桑（今江西九江西南）人，卒後親友私謚靖節。他是東晉、劉宋交替時期的著名詩人。陶潛出身於一個破落的仕宦家庭，曾祖父陶侃，是東晉開國元勳，軍功顯著，官至大司馬，都督八州軍事，荊、江二州刺史、封長沙郡公。祖父陶茂、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，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。陶潛年幼時，家庭衰微，八歲喪父，孤兒寡母，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裏生活。陶潛早年曾任江州祭酒，鎮軍參軍，建威參軍及彭澤縣令等職。後辭官回家，從晉安帝義熙二年（公元 406）起隱居不仕，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（公元 427）病故。歸田的這二十多年，是他創作最豐富的時期。陶淵明逝後，其生前好友顏延年為其作誄文《陶徵士誄》。

陶潛作品現存詩一百二十餘首，另有文、賦等十餘篇。田園生活是其重要題材，因此後來人們稱他為「田園詩人」。陶詩在南北朝時影響不大，劉勰著《文心雕龍》，對陶淵明隻字未提。鍾嶸《詩品》列陶詩為中品，稱陶潛為「古今隱逸詩人之宗」，認為其詩「其源出於應璩」。梁代昭明太子蕭統對其推崇備至：「其文章不群，詞采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眾類。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」。《文選》收錄陶淵明的詩文十餘首，是作品被收錄較多的作者。陶潛的田園隱逸詩，對唐宋詩人有很大的影響。北宋王安石謂陶詩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」為「有詩人以來無此句者。然則淵明趨向不群，詞彩精拔，晉宋之間，一人而已」。蘇軾在《與蘇轍書》中說：「吾與詩人無所甚好，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，然其詩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，自曹、劉、鮑、謝、李、杜諸人，皆莫過也」。辛棄疾在《念奴嬌》中稱：「須信采菊東籬，高情千載，只有陶彭澤」。

就陶潛的文章而論，以《桃花源記》、《五柳先生傳》及此篇《歸去來辭並序》最為著名。北宋歐陽修云：「晉無文章，唯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而已。」同時的宋庠謂：「陶公《歸來》是南北文章之絕唱。」北宋李格非也說：「《歸去來辭》，沛然如肺腑中流出，殊不見有斧鑿痕。」南宋朱熹說：「其詞意夷曠蕭散，雖托楚聲，而無尤怨切蹙之病。」可見本文真實、自然、沖和的風格特點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本文有關陶潛辭官歸隱，故了解他的為官經歷對理解此文甚有幫助，他曾五度為官：第一次是他在廿九歲時，任江州祭酒，此官職並不高，最後因個性與之不合而回家。第二次是三十六、七歲時在桓玄處作一小官，後因母喪而回家。第三次是四十歲時任劉牢之參軍，但他看到鎮壓天師道孫恩時大肆殺掠的景象，對出仕非常後悔，便解甲還鄉。第四次是四十一歲時任建威將軍劉敬宣參軍，後敬宣因得罪將軍劉玄而請辭，陶潛的官位也因而中止。第五次就是任彭澤令，這是他所做的官中職位最高者，但也是任期最短期，只有八十多日。

陶潛雖然多次為官，但他本性實是厭倦官場的。蕭統《陶淵明傳》載：「歲終，會郡遣督郵至，縣吏請曰：『應束帶見之』。淵明嘆曰：『我豈能為五斗米，折腰向鄉里小兒？』即日解綬去職，賦《歸去來》。」這雖然不是陶潛辭官之唯一或直接原因，但亦能反映陶潛對不喜官場的態度。

有關本文的創作時間，李景華謂：「序文明言本文作於『乙巳歲十一月』，即東晉安帝義熙元年（公元 405）冬。但辭中又說『農人告余以春及』，那麼《歸去來兮》當定稿於歸隱後的第二年，即義熙二年。」（見袁行霈《歷代名篇鑑賞集成》）

三、注釋

1. 餼無儲粟：米甕中沒有存糧。餼：音義同「瓶」，此指米缸。粟：泛指糧食。
2. 生生所資：維持生活所需的一切。生生：第一個「生」字作動詞，維持。第二個「生」是名詞，生活之意。維持生活。
3. 未見其術：沒有辦法解決。術：指方法。
4. 親故多勸余為長吏：親友大都勸我求個官職。長吏：舊稱地位較高的官員。長：^粵[掌]，[zoeng2]；^漢[zhǎng]。
5. 脫然有懷：我心裏也有這個想法。脫然：不經意的樣子。
6. 求之靡途：可是求官缺乏門路。靡：沒有。^粵[美]，[mei5]；^漢[mǐ]。
7. 會有四方之事：正遇上各地起兵。
8. 諸侯以惠愛為德：各地軍閥以惠愛人才為德。惠愛：惠人才以機會。
9. 家叔以余貧苦：叔父也因為我家境貧苦。
10. 于時風波未靜：那時社會時局動蕩不安。
11. 心憚遠役：心裏害怕到遠方為官。憚：害怕。^粵[但]，[daan6]；^漢[dàn]。
12. 彭澤去家百里：彭澤縣離我家一百里。彭澤：今江西彭澤西南。去家：距離家裏。當時陶潛家在柴桑，即今江西九江西南。
13. 公田之利，足以為酒：俸祿之田收穫的糧食，足夠造酒之用。
14. 及少日：等到過了一些日子。

15. 眷然有歸歟之情：便不覺產生了留戀故鄉的感情。眷然：顧念貌，依戀貌。歸歟：泛指思歸懷舊之意。原典出自《論語·公治長》：「子在陳曰：『歸與！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』」王粲《登樓賦》中有以「昔尼父之在陳兮，有歸歟之歎音」之句表達歸鄉懷舊之意，應為陶潛之出典。
16. 非矯厲所得：不是勉強造作可以改變的。
17. 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：飢寒雖然來得急迫，但是違背本意去做官，身心都感痛苦。病：指內心痛苦。
18. 嘗從人事：過去曾經為官做事。
19. 皆口腹自役：都是為了餬口而役使自己為官。
20. 猶望一稔：仍然希望任職一年。稔：年，古代穀一熟為年。㊦[唵]，[nam5]；㊧[rěn]。
21. 當斂裳宵逝：斂裳：收拾衣裝。宵逝：連夜離去。
22. 尋：不久。
23. 情在駿奔：一心趕去奔喪。駿奔：急速奔走。
24. 乙巳歲十一月也：乙巳年十一月，即晉安帝義熙元年十一月。
25. 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：回家去吧，田園快要荒蕪了，為何不回去呢？胡：為甚麼，何不。兮：古代詩歌辭賦常用的語助詞，相等於語體文的「啊」。
26. 既自以心為形役：既然自己的心靈為形體所役使。
27. 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：悔悟過去的錯誤不可挽救，但堅信未來的歲月中尚可以補追。語出《論語·微子》：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：『鳳兮，鳳兮！何德之衰！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』」諫：停止，挽救。來者：指未來的事情。追：來得及彌補。
28. 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：實際上我入迷途尚不遠，已覺悟到回家是對而做官是不對。昨：泛指往日，過去。
29. 舟遙遙以輕颺：舟在水上輕輕飄蕩。遙遙：通「搖搖」，漂蕩貌。輕颺：輕輕地飄揚，形容船出行輕快。颺：通「揚」。
30. 恨晨光之熹微：只恨晨光朦朧而天未亮。熹微：微明，光未盛的樣子。
31. 乃瞻衡宇：終於看到自己簡陋的家門。衡宇：衡門，橫木為門，形容房屋簡陋。
32. 載欣載奔：我高興地向前飛奔。載：語助詞，有「且」、「乃」之意。
33. 三逕就荒：院裏的小路長滿了荒草。三徑：漢代蔣詡隱居後，在屋前竹下開了三條小路，只與隱士求仲、羊仲二人交往。後以「三徑」指歸隱者的家園。
34. 引壺觴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顏：我端着酒壺酒杯自斟自飲，觀賞着庭樹使我開顏。眄：斜視。㊨[免]，[min5]；㊩[miǎn]。柯：樹枝。
35. 倚南窗以寄傲，審容膝之易安：倚着南窗寄託我的傲世之情，明白這個狹小之地容易使我心安。審：明白，深知。容膝：形容居室狹小，僅能容膝。

36. 園日涉以成趣：每天在園中散步趣味無窮。涉：遊玩，遊覽。
37. 策扶老以流憩，時矯首而遐觀：拄着拐杖散步或休息，時時擡頭望向遠方。扶老：竹的一種，常用作手杖。流憩：散步或休息。矯首：擡頭。
38. 雲無心以出岫：白雲無意地從山穴裏飄出來。岫：山洞、巖穴。㊦[袖]，[zau6]；㊧[xiù]。
39. 景翳翳以將入，撫孤松而盤桓：日光暗淡，即將下山，我撫着孤松不捨離去。翳翳：晦暗不明貌。翳：隱藏，遮蔽。㊦[縊]，[ngai3]；㊧[yì]。盤桓：徘徊，逗留。桓：㊦[垣]，[wun4]；㊧[huán]。
40. 請息交以絕遊：我要與世俗之人斷絕交往。
41. 世與我而相違，復駕言兮焉求：世俗人與我志趣不合，再駕車出去又有甚麼意思？焉：甚麼。㊦[煙]，[jin1]；㊧[yān]。
42. 悅親戚之情話，樂琴書以消憂：跟鄉親故人談心很快樂，彈琴讀書亦足以消去憂愁。
43. 農人告余以春及，將有事於西疇：農夫告訴我春天到了，將要去西邊的田地耕作。疇：田地。㊦[酬]，[cau4]；㊧[chóu]。
44. 或命巾車，或棹孤舟：有時駕着巾車，有時划着孤舟。巾車：有篷的車子。棹：船槳。㊦[驟]，[zaau6]；㊧[zhào]。這裏作動詞用，解作划船。
45. 既窈窕以尋壑，亦崎嶇而經丘：既要探尋那幽深的溝壑，也要走過那高低不平的山丘。窈窕：曲折幽深的樣子。㊦[妖，條之陽上聲]，[jiu2tiu5]；亦讀作[秒，條之陽上聲]，[miu5tiu5]；㊧[yǎotiǎo]。壑：水流匯聚的坑谷。㊦[確]，[kok3]；㊧[hè]。
46. 善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：我喜慕萬物之各得其時，感嘆自己一生行將告終。行：即將。
47. 寓形宇內復幾時，曷不委心任去留：寄身上還有多少日子，為不麼不按照自己的心意選擇去留？寓形：寄身。宇內：天地之間。曷不：何不。曷：何，甚麼。㊦[渴]，[hot3]；㊧[hé]。
48. 胡為乎遑遑欲何之：為何心神不定還想去甚麼地方呢？胡為：為了甚麼。遑遑：心神不定貌。何之：何去、去哪裏。
49. 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：富貴榮華不是我的所求，升入仙界也沒有希望。
50. 懷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：懷念那良辰美景我獨自去欣賞，或者扶杖除草、耕種。植杖：把手杖插在身旁的地上。耘：在田地裏除草。耔：在植物根上培土。
51. 登東臯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：登上東邊山坡我放聲長嘯，傍着清清的溪流吟作詩歌。臯：高地。㊦[高]，[gou1]；㊧[gāo]。
52. 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：姑且順應造化完結一生，以天命為樂，還有甚麼猶豫？乘化：順着大自然的運轉變換。歸盡：歸向死亡。奚：甚麼，何。㊦[兮]，[hai4]；㊧[xī]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就內容方面而言，本文可分為兩大部分，序及辭，這裏先說序後說辭。序可分三段，由「余家貧」至「故便求之」是第一段，講述作者為官的原因，陶潛為官的原因有三方面：其一，家裏貧窮，耕種所得不能維持生活，而且孩子眾多，家無餘米，謀生乏術，故親友都勸他做官，他也正有此意。其二，當時四方有兵事，各地軍政統治者都以獎掖人才為美德，叔父就推薦陶潛為彭澤令。其三，對自己而言，當時為官也有兩個有利條件：第一是當時局勢不穩，他害怕到遠方當官，而彭澤離家只有百里，並不遙遠。第二是當縣令所得的田俸足以釀酒自樂。第二段由「及少日」至「自免去職」，講述作者辭官的原因，主要有兩方面：第一是為官愧對平生之志，陶潛認為為官有違本性，矯揉造作，而自己本性喜愛自然，不能勉強改變，故身心痛苦。加上是為了餬口而做官，不想捱飢抵冷，惟這都並非出於自願，與平素志趣相違，故深感慚愧。第二方面是當日正值嫁給程家的妹妹在武昌逝世，他急着去奔喪，因而辭官。序文第三段由「仲秋至冬」至文末，交代任官的時間是八十多天、命篇原因是辭官之事順合自己心意，及寫作時間為乙巳年十一月等三方面的資料。

本文的第二大部分是辭的部分，辭文按韻自然分成四段。第一段由「歸去來兮」至「恨晨光之熹微」，重述辭官歸家的原因，以及描寫歸途中的心情。頭四句說明辭官的原因是思念家園，希望趕快回去打理家裏的田園。以及過去因為口腹之需要而任官，役使形體，非常惆悵。「悟已往之不諫」以下四句仍是寫為辭官是因為覺悟到過往任官是錯誤的，但一切已成過去，無法改變，幸好將來的日子仍可操控，來得及補救。「舟遙遙以輕颺」以下四句乃寫歸途乘舟，小舟輕盪、清風吹衣，一片愉悅之情；而回家路上，頻向行人問路，又恨晨光微弱，表達作者歸心似箭之心情。第二段由「乃瞻衡宇」至「撫孤松而盤桓」，寫回到家園之喜悅心情及日常生活情景。「乃瞻衡宇」四句寫作者看到家門便欣喜地奔跑起來，而家僮僕人及兒子們都歡快地在家門守候。「三徑就荒」以下四句寫庭園中情景：小路已荒蕪，松樹及菊花尚在，令他非常欣慰，攜兒入居室，家人已斟酒滿杯。「引壺觴以自酌」至段末是寫歸家後的生活。作者閒時自斟自飲，看着庭園中的樹木，喜可眉梢。又倚着南窗，寄懷自己孤高的個性，明白到房子雖僅容膝，卻很安樂。他每天在園中散步，自有趣味，家雖有門，但經常閉着，甚少與人交往。有時又扶着手杖到處遊覽、歇息。有時細賞山間浮雲和歸鳥，至夕陽西下，還撫着孤松不捨離去。

辭文第三段主要寫歸隱後田園生活的樂趣。「歸去來兮」以下四句寫希望與世俗斷交，既然俗世與自己性格相違，再駕車入世又有甚麼意思呢。「悅親戚之情話」以下四句是寫和親朋戚友閒話家常，無比快樂，彈琴讀書又可消愁解憂；農夫告訴自己春天來臨，將要到西邊田地耕種。「或命巾車」以下四句是寫作者有時乘車、划船去尋幽探勝，如探幽谷，上落小山等。「木欣欣以向榮」以下四句寫作者看到樹木繁盛，泉水流動，因而羨慕萬物各得其時，感嘆

自己一生即將完結。

辭文第四段由「已矣乎」至文末，寫自己對過往生活的襟懷，表達順應自然天命之志。這裏表達了四種感情：首四句是表達自己留在世上之時間已不多，應趁有生之年活下去，不再勉強追求甚麼，但求順乎本心，這是第一種。第二種是「富貴非吾願」二句，表達不追求功名富貴，亦不求仙修道之情。「懷良辰以孤往」以下四句是寫希望趁美好時光遊山玩水之情：或在田裏除草培根，又或登上高處長嘯，或在清溪邊作詩吟誦。最後一種感情是順應自然天命，直至生命結束，抱着樂天知命的心情，自由自在地活下去。

總之，本文的主題思想是透過記述作者任官及辭官的原因，表達作者辭官後的愉快感受，以及歸隱田園後的悠閒生活和輕快心情，流露出作者愛好自然的本性及對田園生活的喜愛之情，也表現了他追慕功名富貴及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。

從藝術技巧觀之，本文有很多可貴特點。首先是序辭互補、結構嚴謹。《歸去來兮辭》的寫成本有作者的特殊原因，但用韻文形式的辭來表達，未免臃腫拖沓、旨意難明。故作者用散文為序，敘述寫作的背景及辭官原委，而在辭中盡力抒情，如此安排使序能寫得言簡意滿，而辭則充分發揮其抒情之特點，二者各得其所。另外，本文辭部分的結構亦經過精心安排，第一段是歸家原因及歸途所見，第二段是剛到家門的景況及歸家後的日常情況，第三段是歸家後的田園生活，末段是抒發樂天知命之情。全辭主要扣着文眼「覺今是而昨非」發揮，如第一段是因昨非而有辭官之行動，故除「舟遙遙以輕颺」之末四句寫「今是」外，整段主要寫「昨非」；第二、三段整段則主要是寫家庭田園之樂，乃扣「今是」而寫，寫「昨非」主要有「世與我而相違，復駕言兮焉求？」二句；第四段乃「覺今是而昨非」之總體感情抒發，「曷不委心任去留？胡為乎遑遑欲何之？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。」是對「昨非」之反省，其餘文字主要扣「今是」，說今後應該有的想法。可見全文主要就「今是」發揮，而對「昨非」則不作重要鋪寫，這種安排更突顯「今是」之選擇是對的。

第二個特點是與本文的體裁有關。本文體裁屬辭，是戰國後期楚國大詩人屈原始創的新詩體，名「楚辭」，其特點有如下數點：一，「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」。二，形式自由，句式散文化；以四句為一小節，兩句為一組，以六字句居多，間有長短句，多用語氣詞「兮」；虛詞置於句中第四五字上。三，由於此體創自愛國詩人屈原，故多去國離愁之情、怨懟思君之音，感情悲涼。到了西漢時，在楚辭的影響下，產生了賦的文體，辭和賦由是統稱辭賦。賦可算是有韻的散文，而辭則仍接於詩體而有所變化。但《歸去來兮辭》卻能承繼楚辭的句式，而變退其怨尤的特色，轉成瀟灑沖和的文風，縱然寫悲而無怨，這是陶潛的創新。故宋人朱熹謂：「其詞意夷曠蕭散，雖托楚聲，而無尤怨切蹙之病。」

辭屬於韻文，故有用韻，逢雙數押韻，全辭意隨韻轉，層次分明。第一段

歸、悲、追、非、衣、微押韻，全段寫辭官歸田的決心。第二段奔、門、存、罇、顏、安、關、觀、還、桓押韻，轉寫作者回到田園後的家庭及個人生活。第三段遊、求、憂、疇、舟、丘、流、休押韻，寫作者回到田園後的人際交往及遊歷生活。最後一段以時、之、期、籽、詩、疑押韻，抒發作者樂天知命的情懷。由此可知，全辭押了四個韻，四段四意，充分發揮意隨韻轉之效，使意與韻配合無間。

第四個特點是景語即情語。陶潛善於用寫景之句表達內心感情，使表情含蓄，動人心魄。如「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」二句表面寫白雲悠悠從山洞飄出，以及鳥類飛倦回巢的情景；實際是寫作者過去為官只是如浮雲般出於無心，非有意追求富貴，現在辭官歸家就如鳥倦回巢一樣，脫離世俗官場。「景翳翳以將入，撫孤松而盤桓」二句表面寫日光暗淡，即將落山，作者撫着孤松不捨離去。實在感情時作者人生已屆暮年，如今選對了辭官而歸隱田園的正確之道，可惜已時日無多了，突顯對田園生活的享受和依戀。開首第一段中「舟遙遙以輕颺，風飄飄而吹衣」二句亦景中含情，舟在水上輕飄盪，風輕輕吹拂衣服，乃代表辭官離開官場後，回歸田園的愉快心情。

文中第五個特點是情理互見。作者在辭開段「歸去來兮，田園將蕪胡不歸？既自以心為形役，奚惆悵而獨悲！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；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」八句中是情理並寫的，田園已荒蕪，為何不回去呢？既然自己心靈為形體所役使，為何如此失意而自悲呢？還是回去吧，這都是理，但理中都是悔恨、覺醒昔日為官之「昨非」之情，悟醒昔日為官之不可挽救，但未來歲月還可以補追，這都是抒情，但又不忘說出尚可補救之理。實在入迷途仍未遠，已覺悟到回家為是做官為非，這是前說理後抒情。總之，整段是理中含情、情中含理，理後言情、情後言理，情理互見。這在末段中亦是如此，由「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」之情，說到「聊乘化以歸盡，樂夫天命復奚疑」之理。而情理之外，又不忘寓之於景中，顯示了陶潛超卓之抒情說理筆力。

本文第六個特點是對仗工整、詞采清雅，這與辭這種文體有關，講求如賦一樣的排偶句法，形成鋪張揚厲之勢。如第一段「悟已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」、第二段「引壺觴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顏」、「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」，都是工整的對偶。第三段中的「或命巾車，或棹孤舟。既窈窕以尋壑，亦崎嶇而經丘。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涓涓而始流。喜萬物之得時，感吾生之行休」一小段更是全部對仗而下的，使作者田園生活之樂趣一瀉而下，予人目不暇給之勢。第四段「富貴非吾願，帝鄉不可期」、「登東臯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」亦然。但全辭沒有過分追求句偶，辭中很多字數相同的句組，本可以對偶的，但作者並不刻意為之，反而文氣自然而不促迫。